

徐学谟与大宗伯坊

陶继明

旧时,在嘉定西门外香花西侧,临练祁河的一个石码头北侧(当地人俗称“大水桥”),有一座东西走向的牌坊——大宗伯坊,紧挨着西门外大街,与护国寺遥遥相对。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时还见到过这牌坊,当时年幼,不知牌坊为何物,更不知是为了纪念谁。50年代末牌坊消失了,年少的我不明就里,也并不在意。

直至后来从事地方史研究后,偶然翻阅明万历《嘉定县志》卷四“坊巷”中有“大宗伯坊,在护国寺前,为徐学谟立”的记载,让我眼睛一亮,虽寥寥数语,却言之凿凿。牌坊名称、地点、纪念的对象以及树牌坊的时间等,都交代得十分清楚。这座牌坊历尽人间沧桑,历代地方志均未有修缮的记录,直至清末,清光绪《嘉定县志》卷二“营建志”记载曰:“大宗伯坊,护国寺前,万历间为徐学谟建。”证明当年我见到过的那座石牌坊,就是为纪念徐学谟而建的,到拆除前已历经370年历史了。

当代语境中“大宗伯”是个陌生名称,其实“大宗伯”本是周代官名,为春官之长,掌邦国祭祀等教化之职。《周礼》记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之后,历代代官制变化,在明清时期,“大宗伯”成为礼部尚书的别称、美

称。徐学谟曾于明嘉靖万历时期担任过礼部尚书,牌坊叫大宗伯坊也是名副其实。

徐学谟(1522—1593),原名徐学诗,后因同朝官员中有同名同姓者,上朝常混淆,他便更名徐学谟。徐学谟字叔明,一字子言,号太室山人,嘉定城内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吏部职方主事,为官清正,与地方恶势力斗争,甚至敢与显贵咸宁伯仇鸾叫板。当时仇鸾受命筑京师城外八堡,大多用私人,还冒领粮饷,从中大肆贪污。徐学谟奉命监督工程,淘汰冗员,清理账本,惩办了一批违法的仇鸾亲信官员,遭到仇鸾忌恨。导致工程竣工后,徐学谟未受奖赏。后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员外郎、郎中。因得罪权贵遭罢黜。明万历元年(1573),徐学谟复起,任湖广布政使、南阳知府、湖广副使、江西参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万历八年(1580)升为礼部尚书,万历十一年(1583)加太子少保,不久归乡。因其业绩和功德,被人祀荆州名宦祠、嘉定乡贤祠,也是有明一代官职最高的嘉定人。

徐学谟热爱家乡,桑梓情深。归田后,在嘉定西城(今花园弄附近)宅第后建“归有园”,园中筑有海曙楼、阳春堂、知胜轩、大士斋等建筑和景点。曾

任南京刑部尚书的太仓著名文人王世贞,曾有文记之,称“园竹千余竿”“大约园之丽,胜于温公之独乐园”。他在故乡游隐林泉,同嘉定四先生中的唐时升、娄坚、程嘉燧,以及邱集、张其廉、唐爱等人交往密切,“烹葵钓鲜之余,惟肆志艺园,以快意耳”(徐学谟《归有园稿》序》)。他重感情、重友谊,老友邱集为穷秀才,家贫宅破,他斥资为其修建了东墅草堂,让邱集晚年有栖身之所;著名竹刻艺术家朱缨逝世后,徐学谟不仅为他撰写《朱隐君墓志铭》,为嘉定竹刻史上首篇为竹人列传的文章,他还为纪念朱缨撰写了《祭朱隐君文》。徐学谟对嘉定孔庙的修缮十分重视和支持,先后写过《文昌阁像记》《嘉定新给学田记》《嘉定儒学新浚汇龙潭记》。万历二十年(1592),嘉定在东城建造了一座钟楼,徐学谟写了《嘉定新创钟楼记》碑文。当南翔大德讲寺修葺竣工后,应住持之邀写了《重修南翔大德讲寺记》。

徐学谟与西门一带结缘尤深,他常在西城门内外盘桓,西隐寺、护国寺是他经常驻足之所。归有园后面的西隐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林木扶疏,环境清幽,但历久未修,十分破败。徐学谟写了《西隐寺募缘疏》,发起募集修庙的经费。当修葺工程启动后,又得

到其鼎力相助,不仅出资助,连家里的奴仆也因主恩而乐于出资助建。西隐寺中的藏经阁和竺林院,都由徐学谟及友人张其廉助建,万历十八年(1590)竣工后,徐学谟还为西隐寺写了《竺林院记》碑文。护国寺是西门外的千年古寺,始建于梁天监年间。徐学谟常到寺中与僧人谈佛论道。护国寺主体建筑的修缮始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而寺前的香花桥则终于万历十二年(1584)完工,修建工程历时二十年。在护国寺竣工后,徐学谟撰写《重修护国寺募建桥梁碑记》,是修葺护国寺及香花桥的重要记录。

徐学谟关心地方经济民生,首创嘉定“折漕为银”的赋税制度改革,为桑梓谋百世之利。他积德行善,在练祁河上建桥,以便通行人,时人称之为“官保桥”。

他还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嘉定文派”领袖,有“制作巨手”的美誉。他精于诗文,反对复古,宗法唐宋为其文学主张,持论与创作均不为时风所染。著述繁富,编著有《徐氏海隅集》《春明稿》《归有园稿》《南宮奏题稿》《老子解》《世庙识余录》《春秋亿》《宗藩要例》及万历《湖广总志》等。

徐学谟的父母、兄长均安葬于西门外,位于今石马弄北,1958年建上

海力学研究所(今上海光学机械研究所)时被毁。徐学谟的孙子徐元嘏曾任刑部郎中,是尊法守法的廉吏。明天启年间,曾冒险保护过被魏忠贤陷害的忠节之士。后来,徐学谟的归有园就因徐元嘏而改称为“世忠堂”。

徐学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逝世后,嘉定民众为了纪念他,决定在徐学谟生活和活动的西门外建一个牌坊,最终选择将大宗伯坊建于西大街的香花桥西堍。牌坊为纯石质料,坊南即石码头。清光绪三十年(1904)嘉沪轮船局开办了机动船客运,这里也是轮船码头,上午10时始发,下午2时可抵上海。香花桥原系石拱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方便汽车在下塘街行驶,将南堍的石级去除部分,并在残余桥体的东西向分别砌以石级以利人通行,牌坊也遭到部分毁损,尚存部分基础建筑构件。1974年,香花桥改为钢筋混凝土平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尚存牌坊遗存下又建造了垃圾房,码头也早就弃之不用了。2003年,西下塘街纳入居民小区后,香花桥第二次被拆除,牌坊部分遗存同时遭拆除。如今,原址已是一片空地,建议复建这一重要的人文景观,大宗伯坊边树一石碑简单介绍徐学谟的生平,也算是“增其旧址”吧。

一份小小的情怀

王永青

每次从上海回老家,总要把行李箱塞得满满的,装满了上海老酒(黄酒)、桂花糕、蝴蝶酥等特产。有一次,因带的箱子太多,坐高铁时差点来不及装上车,当时急得恨不得扔掉一箱东西。

今年春节前,儿子劝我少带些东西回去,可以先在网上买好直接寄到老家,方便又轻松。当时身在珠海的他告诉我,他已经在网上买好珠海特产,估计已经在寄往老家的路上了,劝我和他一样,不能再有“刻舟求剑”的思想。难道真的是我落伍了,没有走出“舟已行矣,而剑不行”的思想吗?我嘴里答应着儿子,但是转头该怎样还是怎样。

记得十多年前,我到上海打工后第一次回老家。当我从箱子里拿出上海老酒给父亲、拿出桂花糕给母亲时,他们的脸上都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父亲和母亲静静地坐在炕上,笑靥如花,看我像变魔术似的一件又一件地从箱子里往外掏上海特产。虽然他

们的嘴里一直在叨叨着,让我不要乱花钱,但脸上却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他们认为,我从上海带回来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有一次,父亲开心地对我说:“你带回来的那个上海老酒真好喝!”母亲也时常眉开眼笑地对我说:“住在街东头的二奶奶,可喜欢吃你带回来的糕点了,又粉又糯!”要知道,父亲平常是不喝低浓度的酒的,却因为我喜欢上了上海老酒。母亲呢,总是喜欢把好东西分享给街坊邻居,她常常说,大家吃了我带回家的特产不仅都说好吃,还夸她有福气,在外的孩子总是想着他们。

我想,之所以每次回老家都不嫌麻烦地从上海带回沉甸甸的礼品,并非我思想落后、不愿意与时俱进,而是为了父亲和母亲看我解开箱子往外拿东西时的那一刻,他们脸上的笑容与喜悦,也为了心中那份小小的情怀——让父母亲知道,我虽身在外,但心时时刻刻惦念着他们。



独树一帜 李勇/摄

旧玩偶(外一首)

魏滨海

旧玩偶

水枪和波斯猫

从柜子深处翻出
一只破损来老鼠玩偶
几个连接处脱线
还漏出丝丝软絮
它曾是我童年的珍爱
记得为了得到它
哭闹加耍泼
加上做乖孩子的承诺
记得拿到手的一刻
整个世界都在微笑
白天陪它说话
晚上枕畔入眠
后来我上学了
再后来……
忘了它何时溜走
成了时光里
一只流浪狗
那些曾经难舍的
都会在不经意间悄然溜走吗

簇新的水枪
滋生细亮的水线
篱笆上的月季花瓣
洒上几滴露水
墙壁绘出机器人、小狗和恐龙
再朝着天空喷射
能不能营造一抹彩虹
我瞧见屋檐下趴着邻家波斯猫
我悄悄过去朝它一阵猛射
猝不及防的猫咪
惊叫着窜回屋里
屋里传来张阿姨的叫骂
我赶紧回家放掉水枪
若无其事地走出门
见到忿然的张阿姨
礼貌地向她问好
波斯猫一声不吭
浅色眼眸里闪着火苗
盯视我

张梦飞撰上海解放新开篇

顾建清

张梦飞先生(1897—1961),名维熊,以字行,嘉定南翔镇人,上海文史馆馆员。能诗善文,为小说界之俊才,著作宏富,脍炙人口,有声于时。工书能画,书风飘逸,得者珍如拱璧。擅评弹,尤以创作弹词而享誉沪上,编词本《合同记》《花魁女》。自无线电盛行弹词播音以来,即客串于各电台。尝组织梦飞话剧社。友人高天栖《步韵题老友张梦飞君玉照》云:“侗傖风流美少年,才华直媲杜樊川。眠琴芳径花笼月,载酒晴湖柳扶烟。恬淡何妨行我素,孤高原不受人怜。羨君独具逍遥乐,不为纷纭俗累牵。”

张梦飞幼年好弹词,十余年潜心于此,颇知其门径、堂奥。弹词一道,本为柳敬亭之遗韵,乃吴下人之专业,故非吴依软词为能动听。弹词本出于诗词,惟与诗韵略有不同。咬字须依苏

音,如天、仙、眠三字,决不能与川、泉、娟、圆、缘五字相通。梦飞深得此道,故又唱弹词,又编弹词。

梦飞作弹词,其中不乏开篇,如《时事开篇》《爱情开篇》《上海小说家开篇》《游泳开篇》《暑日卫生开篇》《看影戏开篇》《文艺友人新开篇》《职业教育新开篇》等,古今题材皆有,现实事物亦即时而出。1949年5月27日上海一解放,其便撰《新开篇·上海解放》,全篇如下:

“解放军,前日进春申,轰动全店沪众讥市民。共道从今真解放,可以安居乐业过光阴。想我们连岁以来遭压迫,犹如火热与水深。他们来解倒悬厄,救出深渊衽席登。解放军,为人民,大都和蔼可相亲,不动人间草与木,不受人家钱与针,果然纪律颇严明。约法八章多恳切,胜于高祖入西秦。倘与叛

军比一比,可称得宵壤相悬天地分。所以是兵到处,尽欢迎,好如久旱得甘霖。他们是王者之师无可敌,曾经万里去长征,势如破竹真钦佩,摧枯拉朽神鬼惊。二十年来真奋斗,驱除黑暗变光明,领导工农发展,恢复生产作中心,要把中华建国新。这几天接收工作都成事,把向日的阴霾一扫清。我希望军民一致来合作,物价从今快压平,惩戒贪官与腐吏,打倒当代几豪门。铲除一切恶势力,实行民主真精神,大家共享太平春。”

此开篇写上海解放之情形,状可亲解放军,城市接收新面貌新气象,颂光明之行、传正义之力、表欢欣之情、盼太平之享。时光荏苒,岁月如金,上海解放至今75周年。今日读之,犹见张梦飞先生写词之功力,亦见其盼望付诸现实。